

江汀观景

谢宗玉



人们观景，多会选在能见度很高的晴日，这样眼睛能够看得更远，并且不错过任何一个细节。可仔细推敲，你会发现，著名的“潇湘八景”多数聚焦在光影暗淡时分。比如潇湘夜雨、洞庭秋月、烟寺晚钟、江天暮雪，光线晦暗，模模糊糊，根本看不清楚。而山市晴岚、远浦归帆、渔村夕照、平沙落雁，等等，其欣赏主体，要么十分遥远，要么雾遮岚绕、朦朦胧胧，也是看不真切。

所以我觉得，古时候的“潇湘八景”，主要是用来慰藉心灵，而不是为了吸引眼球。这种特定季节的晨昏景物，眼耳鼻肤，看听闻觉，都还停留在表层。让心灵完全沉浸在某种情绪或氛围中，是一种特别高级的精神休养法。比如洞庭秋月，身边若无友、无酒、无茶，氛围缺失了，这无边景色，怕也会逊色三分。正因为这样，“潇湘八景”不以奇、险、怪、绚来刷亮眼，而是以冲淡平和来俘获人心。

江天暮雪，就是一种心境搭配，借景物来抒发一腔幽远之情。薄暮冥冥，江天一色，整个世界茫茫一片，只有大朵大朵的雪花，如飞絮漫舞。这时披蓑戴笠，独处寒江，眼前能看到什么呢？什么也看不清。

反倒是心灵借助这薄暮飘雪，像开了天眼一般，纷纷往事与心绪，全部经过了淘洗。

“潇湘八景”之说，最先见于北宋

画家宋迪的绘画。这些绘画并不是临摹写生而成，而是画家根据内心各种情绪，在纸上衍水叠山，虚染云烟。三湘的遥山远水，则是画家烘托心情的素材而已。山有多高，水有多阔，笔下乾坤如何，全凭意境营造的需要，而非具体的山河。只是后人根据画中意境，才囿囿将它们的位置确定下来。“江天暮雪”的最佳欣赏地，被安放在了橘子洲。

画中意象，一旦有了具体位置，其审美就会因人因事、因时因情变得丰富起来。暮，既可指黄昏，也可能是夜晚。季节也不一定是冬季，可能是乍暖还寒的春天。赏雪人可单独一个，可三五成群。

元代马致远的《寿阳曲·江天暮雪》，应该是一种最具代表性的赏雪情趣。几百年来，它种下了无数文人墨客的诗心。诸多赏雪意象，皆出于此：

“天将暮，雪乱舞，半梅花半飘柳絮。江上晚来堪画处，钓鱼人一蓑归去。”

这首纯粹的写景小曲，并不蕴含忧郁愁怨，反倒透着几分豁达洒脱。雪虽乱舞，但着地即融，气温尚可。只有这样，枯枝稍沾的白雪，才有梅花初绽的即视感。若是铺天盖地，白茫茫一片，哪怕真有梅花，也会梅雪不分。

“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”动人魂魄处，是渔翁内心看似闲散的坚忍，以及由此形成的遗世独立、超然物外的意境。马致远翻新了这个孤寂形象，他认为漫天飞雪的江上，最画龙点睛的一笔，是那个潇洒归去的背影。寒意满满的画面，就此有了一抹暖色。

南宋王之道则描绘出了一幅最平常也最真实的江天暮雪图：

“冻云垂地风栗冽，万里江天暮飞雪……夜寒独酌不成醉，卧听宿雁鸣

相呼。”

夜寒独酌，怎么也喝不醉。王之道壮心不已。末句“卧听宿雁鸣相呼”，很有陆游那种“铁马冰河入梦来”的慷慨与悲烈。大雁南飞，声声呜咽，让诗人夜不成眠。

元代上蔡书院院长陈孚面对江天暮雪，心态则要平和自洽得多。“坐睡船自流，云深一蓑小。”大雪纷飞，汀洲皑皑，这位蓑笠翁，居然坐在船头，晕晕睡着了。任凭一叶小舟，从流飘荡。意境美则美矣，但读完诗后，总担心那瞌睡翁会不会感染风寒？

“浩歌者谁？一篷载月。独钓寒潭，以寄清绝。”北宋米芾描写的江天暮雪，还真是晚上的景致呢。天上玉盘清亮，渔人一边垂钓，一边高歌。这番情境也颇为奇异。潭下寒鱼不知会被歌声吓跑，还是会被唤醒？总之，月华雪夜，水上人有番兴致，水下鱼有点迷糊。橘子洲边，一个奇幻童话由此诞生。

“茫茫七泽与三湘，分明皓彩遥相射”，这是明人笔下的江天暮雪图。大气宏阔，异彩纷呈。这首诗描绘的显然是夕照雪景，地点不再拘于橘洲，而是整个湘楚大地。阳光照耀冰面，如霓虹映照天空，这时水泽遍地的潇湘，就像一个灯光璀璨的舞台。

这种异景，非航拍不可得。古人却凭借无匹的想象力，抟挽空间，虚构了这幅图景。不但如此，诗还跨越时空，打通了季节：“得鱼醉唱湖南曲，欵乃一声天地春。”钓了鱼，一声长啸，天地顿时春涌。玉树琼枝的世界，一下子春光烂漫醉渔翁。这种浪漫与豪迈，令人称奇。

一个“江天暮雪”，千百年来，不知演绎出了多少诗词。它们各寻视角，各有风味，各具肝肠，各展情趣，各怀忧乐。读之思之，如乱花迷心。这时

再去橘洲看雪，就算是榆木脑袋，也会有满目的柔情。

江天暮雪的最佳观赏地，自是橘洲。别的地方，要么远了，要么偏了，要么低了，要么高了。能观远景处，看不好近景。能观全景处，看不好细节。只有在这里，可看清空中飞雪与孤鹭，可看清江上细浪与浮凫，余光所瞥处，披雪的船只、滩涂、梯田、城廓和山峦也一览无余。唯一的遗憾，是站在这长岛本身，窥不了全貌。这时洲上建筑，尤显重要。

据史载，从六朝开始，此地就有寺庙。先有水陆寺，后有拱极楼、财神殿、洞庭庙等。尤其是唐代，洲上殿宇相连，煞是壮观。大雪时分，若居楼阁顶上，一幅由小及大、由近及远、由局部到整体的江天暮雪全景图，就尽收眼底。画面层次分明，纵深幽远。若是落日余晖，便是色彩斑斓的油画；若是纤月一轮，便是如梦似幻的水墨画。

过去，橘子洲还是一个荒岛，下游也没拦坝围湖。落雪时分，偶尔兴起，也会赶去欣赏，看暮色降临，天、山、江、雪、汀、洲、城所营造的氛围如何迷人心魄。每年抱这种想法的，绝非孤例，所以即便单身前往，也有陌生人相陪，顿生共情之暖。

现在，这里已经游人如织，一年似乎只有夏季。提起它，脑海里浮现的是茂盛的植物、接踵人流、时尚的楼宇和璀璨的烟花，它已与火热、蓬勃和激情永久地融合在一起了。

原本，江天暮雪的审美要义，源自宋迪的清冷与孤寂。可谁能想到，如今的江景已然不同，数桥飞架东西，湘流化作平湖。更想不到科技飞速进步，带来了这般盛世物华。一日万里，全球遨游，已成日常。与时俱进的人们，自会生出新的盎然的审美情趣！

遇见

简舍知秋竹刻馆外，馆主朱宏苏把几枝枳椇递给我。我才知道，他刚才在墙角的草丛里走来走去，低头寻寻觅觅，就为找这几枝枳椇。“很甜！”他说，“前两天还极酸涩，经了霜就甜了。”

那是去年入冬第一天，我在“儒生雅士辈出”的儒雅洋村。古村坐落在浙江象山西部蒙顶山脚下，保存着许多清末的建筑。像一部线装的书，徐徐掀开，一砖一瓦，一草一木，写满了光阴的故事。

竹刻馆的灰墙，已遍布岁月的痕迹。零度的气温下，院子里养荷花的石臼结了厚厚的冰，荷的枯梗败叶像琥珀一般凝固在冰层下。或许就是这一夜之间，风刀霜剑褪去了枳椇的酸涩。

“小时候一直想在家门口种一棵，撒过几次种子，却都没长出来。”朱宏苏拨弄着手里的枳椇，顶端圆圆的部位，用手指轻轻一搓，露出一粒扁平而光滑的种子。“后来才知道，枳椇是插枝的，春来时，剪枝插，不用怎么侍弄，挺好养活的。这是我十岁那年插的。”他指指头顶的枳椇。

朱宏苏是土生土长的儒雅洋村人，从小在雕梁画栋的老房子里长大，对房子里那色彩艳丽又栩栩如生的雕画十分痴迷。近竹而居，喜欢上竹刻，就像潜藏的基因被唤醒一般自然而然。他打小师从民间艺人石永生，后又进入象山德和根艺美术馆深造，学了一手精湛的竹刻手艺。十年前，他在象山县城自家房子六平方米的车库里，创立了知秋竹刻工作室，算是给自己的作品一个栖居之地。

他创作的仿陶罐系列，有竹的轻盈，又有陶的质感。我最喜欢《桑蚕图》茶叶罐，蚕在桑叶上蠕动啃食，纤毫毕现，鲜活灵动，仿佛能听到沙沙的蚕食声。

几年前春节回儒雅洋村过年，朱宏苏萌生了回村去的念头，为古村重新焕发昔日的生机尽一份心力。可家人不理解：好好的日子不过，折腾个什么劲儿！别人都是走出来，你还要回村去？那时，外地高薪聘请他去负责当地的竹文化产业，资源、待遇，都是难得一遇的好机会……

儒雅竹刻

施立松

那一天，他坐在村边的浩瀚竹海里，看着阳光从竹隙细碎地洒下来，像一张金色的细密的网，林间浮动着的丰沛的负氧离子，让他神清气爽。几个深呼吸后，他决定了，留下来！这里才是安放自己心灵的地方。

不久，朱宏苏的简舍知秋竹刻馆在何恭房祠堂落地，成为对外推介美丽儒雅、开展各类文化艺术交流的平台。挂牌时，他是欣喜的，又有些沉重。扑面而来的，竟是村民的质疑和误解。

一颗心沉沉地直往下坠。最难受的时候，朱宏苏还是去那片竹林。石隙间，一棵竹子刚刚破土，竹身被石头挤压得有些扭曲，竹尖却笔直向上，这纤细却又坚韧的小精灵啊！他的心仿佛被稳稳地托住了。事实不必辩白，真诚无须喧哗，他坚信时间会证明一切。

中秋前，他给在外地打工的乡贤打电话，把大家召集在一起，举办“我爱儒雅”中秋茶话会，谈了自己的感受和规划，赢得大家的信任。再后来，他又策划“儒雅山居”番薯烧文化节。儒雅洋村有烧制番薯烧的传统，取蒙顶山甘甜的山水和自家种植的番薯，用独特的制作方法烧出口感醇厚的番薯烧。番薯烧文化节吸引了县内外无数的目光，一时间，来赏儒雅洋村山水古建之美的旅客络绎不绝，为儒雅洋村攒足了人气。

朱宏苏每天都要到竹林里走走，听听竹子拔节的声音，摸摸竹身光滑的纹理，和竹站在一起，生命就丰盈了。他总能从密匝匝的竹丛里，找到他想要的竹秆和竹根。

竹刻馆挂着许多他的作品，巧中带拙，但我似乎更喜欢他的一些“小玩意儿”：细而曲的竹秆上，顶一枚戴着草帽的浑圆如意；竹节上潜藏着一只安静小螃蟹的镇纸；有的像一枚板栗，有的什么都不像，就是好看，浑圆细腻、竹色油亮，像染了岁月的包浆。

无数次走进城东的丰图义仓，这座在清光绪年间修建的粮仓，可纳粮五千余吨，被称为“天下第一仓”。仓城巍然立于黄河西岸老崖上，风雨沧桑一百多年，是至今还在使用的清代粮仓。古仓今用，既是储粮仓，也是博物馆。每每仰望仓城，敬畏心陡然而生。

后来，我从县东南黄河岸边迎娶了妻子。每次去看望岳父，我都会漫行湿地边。渭、洛在此入黄，三河归一，冲积出七百多公顷的湿地，成为黑鹳、灰鹤、白鹭、绿头鸭等百余种野生动物的家园，也是内陆候鸟迁徙通道的重要驿站。天地合一，我与妻子常常沉醉在“落霞与孤鹳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景色里。

在大荔工作十年后，我考上研究生离开了这里。每次回去，我都要在县城停留，寻故地，赏新颜。小城的骨架向外扩展，瞰空耸立。吃碗水盆、浆水面，来盘水磨丝，品一桌流水席，后箱再装满水枣、西瓜，大荔的水滋养了无数的美食。

每次到外地出差，我见友必推大荔旅游，访客必带大荔特产。朋友羡慕我有这个“后花园”，我自豪于这片梦牵魂绕的故土。千年河西地牵挽起三河水，奔涌出源源不断的活力。

丰宁的山

罗锋

心去感受，才能真正领会它的独特魅力。

在丰宁待的时间长了，看过的、走进的山多了，我也渐渐融入丰宁的山中。一旦隔了几日没去登山，便觉得生活中有些许缺失。进山，哪怕是爬上村中最不起眼的小山坡，精神上的偶然空虚也能得到迅速治愈。

受独特的气候和清幽的环境所滋养，一座座大山孕育出了许多种野生药材。这是大山对当地百姓的恩赐。时至今日，仍有很多当地人靠着在山中刨药，觅得黄芩、黑柴胡、苍术、黄芪、赤芍等，卖给药商以补贴家用。一些荒山也没有闲着，山上建起了光伏电站，安上了太阳能板，收集阳光的能量发电并入电网，惠及一方百姓。

听闻早些年，老百姓由于生火做饭、冬季取暖所需，经常来到山上砍柴、捕猎。这样一来，树砍没了，草踩没了，鸟兽少了，一座座青山被剃成了“秃头”。风一吹，沙就来了；雨一下，滑坡落石也跟着来。

后来，随着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，人们不仅收起了开山的斧，上缴了打猎的枪，还上山种起了各个品种的树苗。当山火频发的季节来临，有专人穿上统一的橙色制服，当起护林防火员，守护着自家门口的大山。

丰宁的山是懂得感恩的。很快，它就对人们报以满山的绿意、清新的空气、香甜的水果以及清脆悦耳的鸟鸣声。曾经不见踪影的獾子、豹子、野兔、山鸡，也纷纷重新投入大山的怀抱。还有些山地，经过改造和开发，成为旅游景点，为当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。

我在黄旗镇乐国窝铺村驻村工作有些日子了。闲暇之时，我不仅“百登不厌”本村的山，还经常去附近的牛心山、牛肝山、牛舌山，观晨光落日的更替。到老虎沟门村，看山花烂漫，观奇石嶙峋，尝野果松蘑。到哈拉海湾村、潮河源村，找寻潮河之源，听流水潺潺，品源头活水……

在丰宁，上山，是亲近自然的首选。



拥的山村，作者苏天鸣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

跨壶口，跃龙门，黄河从秦晋大峡谷中挤出，闯入关中就铺开了浩荡的水面。它向南直刷，汹涌百余公里，用激流撞击秦岭，而后宕然转身，向东划出九十度的大转弯浩荡而去，在身后甩下了一望无际的平原。

千年河西地，关中米粮川，这里是我的家乡——陕西大荔县。它怀拥同样穿越黄土高原的渭河、洛河，又一把将其挽入滔滔黄河中。三河滚滚，千万年来冲积出大片沃野，万物在此生长。

上小学时，我听闻村后发现化石的消息，约了小伙伴拿着铁铲去“考古”。虽一无所获，我却对这方面连接起的神秘远古产生了好奇。

从历史课本中细细阅读，方知大荔自商周建城，已历泱泱三千年。二十万年前，先民依镰山、凭洛水，“大荔人”完成了从直立人到早期智人的过

渡。考古队多次发掘，发现了数处石器时代遗址，这片土地因此因“沙苑文化”和“大荔人”遗址而闻名。

我家门口不远处就是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的“龙首渠引洛古灌区”。它开凿自汉代，把洛河水引向整个大荔北部。记事起，我提起渠边的闸门浇地，在水渠边玩耍嬉戏，捞鱼捉蛙。愉快的哗哗声，流淌进童年香

千年河西看大荔

刘潇

甜梦中。不远处，望不到边的平畴沃野里，洛河水滋润着小麦、玉米和棉花，把这关中最新阔的地带孕育成名副其实的米粮川。

从洛到渭，相夹两河间，有一片广袤的大荔沙苑。母亲常带我穿越大荔沙苑，去渭河边的舅舅家。行走在沙苑深处，随处可见敞口井静卧，出水汩

汩，井水清亮，像沙漠的眼睛。我趴在井沿上，与水底的影子对望，喊几句，就有了来自沙漠深处的回话。多亏有这珍贵的水资源，去舅舅家，总能看到黄花菜、沙枣、花生、红萝卜扑面而来，给人以情感慰藉。

考上大荔师范学校，每逢周末，我就走出校门寻找隐藏在小城背后的故事。听老师讲，现在的县城是古

同州府所在地。“二华关大水，三城朝合阳”，这副对联曾悬于城门，印证了同州古城的悠悠往事。于南门龟首形的牌楼下徘徊，绕北门外模拟龟尾建于北宋时的文殊宝塔仰望，再

钻曲折小巷窥视古砖门楼、亭台门阙，少年的我，涌生出探索秘境的期盼！